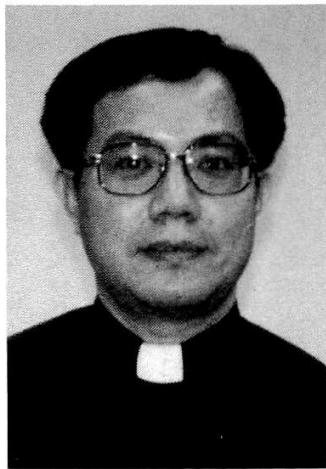


從「道」談宗教信仰的世紀跳躍

周景勳

一・前言

莊子在秋水篇中提出「道無終始，物有死生」的思想，實在說明了「道」的超越性，與萬物有死生的極限形成了一個無極限的對比。就是「道」的無極限之超越觀念，為人刻劃了一個突破生死的美麗圖像，亦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終極關懷；因為在「道」的世界中，萬物是沒有貧富貴賤之分別；藉此，莊子要啟導人不斷聞道與學道，無執於現世的經驗，步步超越，好能邁向「道」，與「道」通融為一。如此，人方能不為物質所勞役：「物物而不物於物」（莊子山木篇），使心境清明淨徹，如聖人之用心若鏡，能與道相照。



再者，莊子從「物有死生」中經驗到自己生命的有限，形成了生命的壓力和束縛，使人感到害怕，故莊子為突破生命的種種壓力和束縛，提出了「順任自然無容私」和「安之若命」的要求，也提出不同的體驗，如：「忘」物我生死、「物化」、「無爲」、「守宗」和「保始」等，使人能心靜無情與欲，虛而離形入於寥天（莊子大宗師篇）的生命超越。莊子這種生命體驗實在是一種「終極關懷」的生命感悟與整合；在感悟與整合中，人可體驗到有限生命的始點和終極都是超越一己自我的「道」的存在。

於是，在飛越歷史與文化的時代性時，此刻，關懷。

二・宗教信仰與文化意識

從莊子「道無終始，物有死生」的引申，我們探討了莊子為突破生命之有限，投向「道」的生命超越之宗教意識——以明體道之自明葆光。然而，人的生命是不斷地向「文化」開放的；人的心可以變成「歷史的心」，故此，我們將莊子的宗教理念投諸於人的文化思域作反省，以落實在「人、社會、自然」的人文理念中，即我們從歷史經驗中肯定：「變是危機，也是創新與成長；變是轉化，也是創生的力量。」^(三) 然而，在變化中，宗教的普遍要求就是要常常保持宗教本身的神聖性，不被世俗的理念所污染；所以人在宗教信仰的氛圍下，當有生命的覺悟和自覺的回應；人在回應中憑藉一個尋真的信念，對自我生命有更高理想的認識、肯定和追求，以充實自己的精神生命，培養自己的生活品格。

於是，在飛越歷史與文化的時代性時，此刻，

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聖誕節，我們抱著同一的人文理念作反省！

有一件事是我終身深信無疑的，那就是：「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人的存在，這個世界一定會有所改觀，而我也不會存在，世界為我而言也不存在。如果宇宙間沒有人的生命，便沒有人的文化和宗教信仰。」

既然在宇宙間有「人」的存在，有「人」的生命，於是便有文化，也有宗教信仰^(四)。其實，所謂「文化」乃「人」的生活，即人的「生命」活動的表現，故其包含了「人」的生命中所具有或擁有的，如語言、宗教信仰、藝術、哲學、政治、科學、經濟等等。整體地說，就是人生命的、思想、精神、及物質的生活表現。由思想表達出來的是「哲學」——在於「培養智慧、發現真理、印證價值」，藉以助人：「以理性探討宇宙與人生的根本真相，從而指引現實生活，評估文化生態」^(五)；且助人在「自然、社會、人」的不同層面中尋求「真、善、美」，於其中，喚醒人的意識，使人與人之間有思想上的交流。故哲學可稱為「思想的文化」。

由精神表達的是「心靈的創造」；心靈的創造使人意識到超越生命的一面，以發揮心靈信仰的理念，這信仰理念源於人的宗教意識，也是透過人内心的反省，經驗到在自我的有限和軟弱的背後，存在著一股無限力量，使人對這無限力量充滿希望，願意不惜犧牲一切地投入這無限的終極關懷中。在投入終極關懷的途徑上，人要將關懷化作生活的動力：「愛的啟發」，將「愛」化作善行以表現信仰的落實。於是，在人的生命中有「信仰的宗教文化」。^(六)

簡單地說，文化是在人的生命與生命交織下來的傳衍歷程所產生出來的，也是人的思想和心靈意識的結晶，故文化必有其傳統，傳統必有其演進的歷程。而宗教信仰是人對有限生命的醒覺意識和生命軟弱的肯定，即覺悟在生命的有限中，具有一種超越無限的層面；以及肯定在生命軟弱的現象

下，有一個具體而實在的層面。於是，宗教信仰使生命與超越無限界接上了關係，而賦予生命一種新的意義；又同時對現實的實在界有所把握和認識，給生命創造出一種新的態度，使生命堅強。^(七)

因此，宗教信仰給生命的新意義和新態度的目的，在於突破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隔離及不同文化之間的排斥，引導文化超越局限，進入「生命的根源」——文化的終極中。

我們說宗教信仰是生命進入文化中的覺醒與肯定，誠如佛教東傳來中國，變成了中國的佛學，這便是信仰在文化中的覺醒，人能意識到生命的交融不是「封閉式」的，而是「開放式」豁達的包容。其實，整個中國文化是由生命與生命的開放與包容所創演出來的；因此，具有日新又新的生生不息之力量。因為「文化」是日新又新的，不是常在死胎中不變，或裹在襁褓窒息而死的。故此，中國文化一向所關注的終極問題：人之「成德」「成仁」「成聖」、「天人合一」、「道通爲一」或「圓融一體」——

——即「成就人品格」之「理想人格」的問題，我們不可忽略，因為這是文化的精髓，也是宗教終極的核心基要。然而，人生存也必須有賴於「心」「物」的配合，即在修德的智慧之外，人也需要在幸福的環境下的經濟和科技裡生存，還需要有良好的社會架構、和政治風氣。宗教信仰的覺醒和肯定可以幫助人，在從事「心物」的配合中，有一個準則，使人不被「主觀唯我」所蒙蔽，也不爲「物慾」所吸引；更幫助人了解到「自我」走向極限之際時，必須依靠一些外來的刺激，及內在的反省思索，使生命走向更創新。

三・一個在廿世紀末的「宗教的普遍現象」

從「宗教信仰與文化意識」的探討中，我們好像只是由積極面帶出希望的憧憬；由正面帶來醒覺的革新，突破的光明，仁愛的美好。然而，廿世紀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，以至世界經濟大衰退，到第二次大戰，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所否定人性尊

嚴，隨之又有恐佈主義的出現；經濟方面也有了轉型，及至廿世紀經濟掛帥的政治局面；其間，科技的進步，資訊的膨脹發達等，使人的心也有所轉型，自然地傾向物質的科技資訊，做成了人以「金錢」為生命的核心，有了金錢便有地位、有名譽，「金錢」是現代人心中的偶像。

今天，我們生活在物質繁華的時代，心中所關注和追求的是豐富的生活，人的幸福在於擁有豐富的金錢和產業。

今天，我們的生活深受科技資訊的思想所控制，教育的重點也落實在科技資訊的訓練，懂得科枝資訊的人稱為進步，不然便是落後。

因此，人的心靈隨著物質、科技資訊而「忙」，「忙」使人心死而轉型。聖經上有言：「你的財寶在那裡，你的心也必在那裡」（瑪竇福音五章 21 節），於是，人心也物質化了，人為了追求物質富裕的生活，不惜放棄自己的仁義道德的理念，「宗教」也在人心中被淡化了；「宗教」的「神聖性」

也隨著人心的自我安慰而「俗世化」了；人為了解決心靈中的矛盾和僥倖心理，便思考出多元化的答案，讓心靈得到自我蒙蔽的疏導和舒暢；於是，在人的表面上看來，我們可以解決很多問題，但在多元化探索中，我們越探索也越找不到安全之感，因為未解決或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會越想越多；人也在不安全感下，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的距離越來越遠，也有不斷將之破壞的現象。

在思想多元化的背後，有誰將告訴人：生活的根本意義和價值何在？人所尋求的或擁有的事物中，那些是最重要的呢？人心的安息在那裡呢？現代人的心態多不願解答這些問題，甚至也不會問這些問題，因他們處於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或「為達到目的，為擁有自己喜愛的東西，可以不擇手段」的心態。因著這些心態反應和不同的問題，「宗教」也面對著一些挑戰，如「俗世化」現象的考驗等，故我們必須反省和正視廿世紀末的一些事實和現象。

1・宗教的本質在於它的神聖性。但在面對入世的需要，宗教必須隨著時代的轉型而改變自己嗎？於是，有些宗教為了順應世俗的需求，和經濟政治思想改變的大趨勢，拋棄了較有超自然的神聖思想。另一個與「俗世化」思想並肩而行的思想就是「現代化」，即宗教為了配合現代的轉化，如工業化、高科技、經濟發展等，自身也當有所改變，以迎合現代人的生活表達。可見「現代化」也是「俗世化」的一個代名詞，因此，有些學者（如英國學者韋爾信 Bryan Wilson）認為：俗世化是「現代化」與「宗教衰退」的因果關係，前者是因，後者是果，即是說「現代化」的過程在正常情況下會導致宗教的衰退。由此，若從宗教的角度看：「人類已進入漫長的黑夜，每一代過去的夜色只會更陰沉，我們現在仍未能窺見其盡頭。在這黑夜裡，上帝的概念或神聖的意識似乎已無處容身，而賦予我們生存意義，助我們面對生死的古老方法，也愈來愈站不住腳。」^(八)

由於宗教的「神聖性」被「俗世化」了，宗教衰退的現象也出現了，如宗教局限在私人的感受上，對公共社會的影響力減退；宗教精神趨向俗世化，神聖性的標準因放任主義而降格了；宗教活力的減退，獻身修道的人減少等。^(九)

2・整個世界都在邁向現代化，特別是第三世界。在狂熱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國與國所倡議和採用的措施，不但使社會結構起了劇變，連傳統文化價值也受到衝擊；而且現代化是純用經濟觀點來界定，而非指向人全面的發展。由於重視經濟和科技，結果便不擇手段地損耗和破壞了生態環境，還美其名為文明進步的成果在於提高人生活的質素，使人的生命過於物質化，人的心靈也便失去了平衡，造成踐踏基本人權和自由、違背倫理道德的規範；社會上便湧現了各式各樣的病態心理，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自以為可以解決失調的處方，宗教便被人濫用，五花百門的邪教因而出現，末世主義運動和宗教與文化的原教旨主義影響人心，造成醜

酒、吸毒、自殺、暴力和部族戰爭。又加上最近東南亞的民生因金融危機受到嚴峻的威脅，種族間的問題也因社會不平衡的發展，貧富懸殊，政治的不平衡，種族仇恨引化成宗教的衝突和對立。

3. 宗教本來是道德的磐石，是愛和正義的守護者，是窮人和弱小者的同行者和朋友；但不少宗教團體表現著上層社會的分子，至少擁有中上層社會的質素；不少宗教人士受不起時代潮流的物質誘惑，他們的行爲表現，往往令到善惡混淆、倫理價值顛倒。

再者，宗教本是和平的締造者，但不少的戰爭和仇殺，都與宗教派別有關：如愛爾蘭、斯里蘭卡、印度、印尼和中東一帶等多個地方，都充滿著宗教的鬥爭和仇恨。中東的恐怖主義者，以宗教為動力，到處破壞和殺戮，使整個世界陷入恐懼之中。各宗教或派別之間的明爭暗鬥，互相排斥，亦已司空見慣。整部人類的歷史，宗教衝突和戰爭，佔了相當大的篇幅，古今中外不相伯仲，但最後的結果，

不單自己對真理迷失了方向，喪失了標準，也會令許多人對宗教反感，甚麼宗教都不再相信。法國哲學家巴斯噶說過：「以宗教為動機去行惡的人，沒有比他們作惡作得更徹底，更得意。」⁽¹⁾

從上面所提出的現世紀宗教事實與現象來說，似乎是在挖宗教的瘡疤，但事實上，我們從反面提出宗教的不足處，便是要人正視宗教的本質是不可失去的，即宗教的神聖性是永不能泯滅的，「神性」失去了，宗教便不是宗教，故莊子在秋水篇中亦提出「無以人滅天」。因此，在新紀元的開始，我們要從俗世化中尋回宗教的神聖性，發放宗教信仰中的生命智慧和信念，給人的生存價值和道德價值作堅定的維繫；「我相信，每個宗教，在這昏亂的世界裡，都能給自己的信徒目光遠大的智慧，和對生命的基本意義及道德價值堅定的信念。這是廿一世紀的宗教氣息，我稱之為宗教的正氣，它能瀰蓋宇宙，充乎人性，支撐人性，帶領人去反思，步向人類大部份無逆料的未來。」⁽²⁾如此，我們才

能提昇人性，重整道德，和作心靈的環保，好能配合宗教的神聖性理念作新紀元的思想跳躍，望能達至：「或躍在淵、無咎」的革新，進而開創「飛龍在天」的新境界。（易乾卦）

四・邁向新紀元宗教跳躍的反思

宗教的本質在於它有一個神聖性的終極關懷，說明人生的最後歸宿，藉以引渡人追求真善美。聖的目標，好能超越人的有限性，隨遇而安地活在知足常樂中。莊子在他的「大夢 ↓ 大覺 ↓ 大歸」追尋歷程中，終能體驗「道」的超越性與內在萬物中不失其神聖性，這也說明了「道」的宗教性本質，實在是千古不朽的，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，給不同世界留下不同的訊息和啟發。人在不同的情況或環境中能否感應與體驗到神聖性的訊息和啟發呢？這是一個宗教的經驗，其本身涉及人對超越的覺醒和委身的回應。^(二)如果我們從理念上來描繪宗教的神聖性；那麼，我們必須對下列的問題作積

極正面的反省和體驗。

宗教的神聖性能為世界帶來甚麼？

宗教的神聖性為人來說有甚麼意義呢？

宗教的神聖性如何影響人心與社會？

宗教的神聖性可以肯定人的存在嗎？

宗教的神聖性可以喚醒人心嗎？

宗教的神聖性能否成為人與人、人與社會、人與自然、人與神的大和諧融通的象徵呢？

如此，人要學習「自我檢查」，以明瞭自我生存的終極目的與對宗教的期望。然後，人要懂得「自我批判」，也就是說從反省中作自我的解剖，好能明白是非優劣，作出最好的抉擇，把握宗教的價值。最後便是人的「自我捨棄」，除了宗教的神聖性，一切都可以無所執著，即擇善固執，人便能謙卑地跳出自己生命被物質與慾望所束縛的框框，尊重宗教的真理及可信性，以及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。我們可以從李震教授對宗教信仰所體驗的心聲，藉此幫助我們在新紀元的開始作宗教跳躍的反省，和對

宗教神聖性問題的解答：

1 · 宗教信仰的緊要性在於它能指出人的真正面目，使人知道行所當行，止所當止，因而獲得生命的安頓。

2 · 宗教信仰給予人無比的自信及道德勇氣，敢於認錯懺悔，改過自新，活出愛的寬容與慈悲的寬恕。

3 · 宗教信仰使人在不安定的廿世紀找到生命的跳躍，突破使人感到威脅的苦悶與焦慮、空無感與失望，且能從不安定的罪惡、邪道與災禍中找到安定感，也發現生命的尊嚴及高貴是分享了神之神性的美善。

4 · 宗教信仰使人有超越精神，發現自我內心的善良和愛，心靈也找到真理中的自由，好能提升生命的力量，在面對困難挫折——特別是死亡時，能保持堅忍，不斷舉心向善，投奔那永恆自有自在的大愛。

5 · 宗教信仰使個人與社會更有愛，且透過

愛的分享與實踐，使自己活出生命的價值，也樂於協助別人與社會活出生命的尊嚴。

6 · 宗教信仰會使中國社會更好，因為宗教力量可以彌補人心的空虛，重振道德精神；所以在社會的變化下，我們要積極改造社會，使之變得更好，就必須肯定宗教神聖性的功能。因此，我們中國人一方面要拿出勇氣，回歸祖先敬天愛人的宗教理想；另一方面，舉凡世界上擁有普遍影響力的正信宗教，它們所具有的那些高尚的、合理的、追求至善的、維護生命尊嚴及天賦基本人權的優良特質，只要能為我們中國文化注入新血及活力，就應以開放、坦蕩的胸懷去包容、引進、吸收以補中國文化之不足。如此，中國的明天會更有希望。^(王三)

事實上，我們必須相信：「宗教信仰是人生命的全面統合的要素，幫助人覺悟生命的全部經驗具有一種超越的層面，且給人一個創新生命的肯定，因為宗教信仰可以擴展及增強人的愛與慈悲，使人明白愛是生命的核心，而神明的臨在正是要用無私

的愛來聖化所有的人。所以，現時代的精神和需要是先打破生命因科技、經濟和政治所造成的生命隔閡，取出人生命本有的善與愛，積極地進行有意義的文化和宗教的交流與合作。」^(十四)

然而，在現時代的現實社會變遷中，科技資訊、經濟和政治成爲人生命的核心點，而不是「愛」，這種唯物享受的傾向正影響著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，在其內隱藏了不可逆料，反覆無常和意外的悲劇與危機；因爲科技資訊、經濟與政治不能捕捉人的心靈，也不能帶給人永恆的平安與喜樂，更不能在失敗、痛苦、焦慮、悲劇、危機和死亡等之中撫慰與安定人心。而宗教信仰在同歸殊途的一體關係的思維統一中，可以統合人的生命與萬事萬物的存在價值，指示出一個超越人在現實的迷惘不能自拔的方向；因爲宗教若喪失了這個統合價值的神聖能力，將註定會失去其本質而要歸於消滅。」^(十五)

雖然，在現時代，宗教受到科技資訊、經濟及政治的影響與束縛，而呈現出衰退的現象；但宗教

畢竟依然存在，還統領著人的心靈，在人敗壞的生活中保存著它的神聖性，能統合「自然、社會、人」的存在價值與維繫。所以，在面對新紀元的開始，我們可以運用科技資訊及經濟的發達爲人帶來了互動互聯的方法，將人的心靈互聯起來，發揮宗教信仰對精神生命的提升，使人在愛的互動中建立和平共融的新社會。我們肯定：宗教信仰是人與「自然、社會、人」的生命互動、互愛、互通的力量。

宗教信仰的互動：宗教信仰的力量不是封閉的，而是促使人從心靈中冒出「成聖自己、聖化他人」的使命感，且在坦誠和奉獻中創造和平的聯繫，在愛中彼此擔待，保持心神的合一。故「互動的信仰」要求人自我的改變，與不斷地更新與修和。

宗教信仰的互愛：這裡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性聯繫，以及人與萬物的和諧交往；故必須珍惜互相親愛的緣份和愛惜萬物的環保，即互愛使人與人、人與萬物攜手步進和諧的共融中，藉此，活出生命的生機，洋溢出生命的歡欣。

宗教信仰的互通：生命因互愛的奉獻可以互通契合，信仰的力量是在「愛」中培育人有「親和力」和「包容力」，如能「握天樞、通千古」，這是生命的大和諧與心靈的充實和喜樂的肯定。

由是，在面對新紀元，我們要有新的期望，以配合時代的挑戰，以及廿世紀給宗教及社會帶來的衝擊，作適當的回應，希望將宗教信仰所關注的「心靈提昇」和「道德理念」融化在社會文化中，給社會作深入的鼓勵，喚醒人的生存意識和道德意識，好能提升人格，發揚人性的精神價值，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；故宗教團體本著神聖性使命向各政府作出呼籲：

1. 千禧年的開始，正是我們對文化重尋或重整的好機會。在過去的一世紀中，中國人受西方思想影響甚深，特別是唯物思想、經濟的資本主義，使人心物質化了，卻忘記了「慎終追遠、民德歸厚」的宗教溯源，使這一代人變成無根的一代。故宗教信仰可以配合中國本土文化，為教育下一代對中國

文化和倫理道德的重要性，多加注意。

2. 宗教信仰導人心靈走向和平與共融，為建樹良好的社會，宗教團體和政府當關注青少年的心靈培育；同時，對傳媒的監察是必須的，然希望傳媒能自我監察，以免不良意識，毒害人心。

3. 宗教勸人積極建設豐盛生命，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活出信仰的真理。然而，經濟掛帥的社會為人帶來僥倖和博彩的心理，使人難於自律，而促成色情、賭博、販毒、走私的不良風氣，傷害人的生命，挑戰法制，影響安定。故宗教為免陷於俗世化，當保護神聖性的準則，為維護社會道德價值，力斥紙醉金迷的僥倖心態。

4. 宗教信仰維繫人的生命，使人能夠活出生命的博愛與慈悲，而家庭就是愛的殿堂。在離婚率高漲，墮胎問題使人失去了真愛的平衡，害怕肩負家庭責任，縱情於性濫交的今日，家庭的價值被淡化，傳生接代的神聖性之性關係被貶抑，社會的共融也失去和諧，宗教信仰對此世道人心，當有幫

助作用。

5·宗教使人信守人性的尊嚴，也關懷貧病智障弱小，使他們在痛苦中不被社會的忽視，仍能活出人性的尊嚴。

6·新世紀充滿新希望，宗教信仰呼籲人與人、民族與民族、國與國之間放下政治意識心態的執著，為和平與環保，共同努力，建設共融和諧美麗的世界。

五·結論：一個夢想

宗教信仰為人的生命給予積極的鼓勵，使人活出博愛與慈悲，且以博愛與慈悲擁抱世界。然而，要落實推行宗教，宣傳信仰，我們不期然會問：現時在世界的宗教實在很多，在爭議上，常會說：「那一個宗教是『真』的宗教？」此刻，我們不爭辯宗教的真邪，而肯定地說：凡正信宗教必具有真理，我們要尊重各宗教的真理，以顯示其「教義」；亦當接納其「教規」，教規乃導信徒活出「善」，且具禮」便是信徒在崇拜上所實行的禮儀，表示宗教的情感，展現了宗教的「美」。

由是，我有一個夢想：在新紀元之際，宗教與宗教間的互認，即認同每一宗教的存在價值，我們可從人的心靈淨化上作共識，從社會與世界的和諧上作溝通與努力，從大自然的妙微啓發上互相關注，因為宗教帶來的是生命的轉化，使人尋得真我。因此，我們要承認自己仍有不足之處，需要醫療，也需要革新，不同宗教便可以互補不足；每一宗教真理可以豐富其他的宗教。於是，世界性的宗教交談是必須的；雖然，在廿世紀的末期，宗教交談已經在不同地區，部份宗教團體，學術上的研究有所接觸，卻不能普遍流傳，依然未能互相愛慕和尊重，互讓和互諒，互相欣賞和接納，故也不能同心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繁榮。故我夢想著：在世界的中央，有一個不被經濟、政治、俗世、自私、偏見等所污染的樂園，世界上東南西北各方的宗教領袖都聚集

在一起，共同關心世界的現存問題：如心靈環保、生態環保、社會性的不公義、貧窮與痛苦、人權與自由、暴力、倫理道德、教育、信仰意識、戰爭等問題。經過大家真誠的交談，所有宗教領袖同心合意地為世界的和平簽署了一份「和平宣言」，許諾在新紀元建立博愛、慈悲、和諧、尊重生命、感恩的精神，共同反對暴力與獨裁、戰爭與侵略；互相關心貧苦大眾，幫助弱小者；共同給人的精神生命與心靈需要作培訓，鼓勵不同宗教的信徒互相交談和合作。

所有的宗教領袖在簽署了「和平宣言」之後，便一起用不同的宗教祈禱方式作結束這一次聚會，然後約定大家回到自己的地方落實地推行，使各信徒都同心奉行，若有困難便透過學者作深入的探討及更新。

「和平宣言」向世界公佈後，以五年為限，各宗教領袖再回到中央的樂園，作互相交流分享和檢討，然後再發表新的宣言……在我的夢想背後，

我又出現了一幅圖象：「日鑿一孔，七日而渾沌死」（莊子應帝王篇）；隨後，在我心底又浮現了柏拉圖的「理想國」、儒家的「大同篇」、老子的「小國寡民」的國度、佛教的「西方淨土」、基督教的「天國」、伊斯蘭教的「天園（天堂）」……

最後，我從夢中醒過來，莞爾一笑！

註釋：

(一) 田立克·保羅著（羅鶴年譯），「第三章 信

仰的象徵」，《信仰的能力》，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出版，一九六四年初版，頁34。

田立克說：「把觀念超昇到象徵是信仰之最基礎性的特點，也是信仰的本質。」

(二) 項退結著，「中國宗教意識的若干型態」，《中國人的路》，東大圖書公司，一九八八年，頁146-148。

(三) 周景勳著，「思維上的突破——宗教交談」，

見《神學年刊》(17)，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

出版，一九九六年，頁113。

(四)

休斯頓·史密士著（劉安雲譯），《人的宗教——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》，土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五年，頁29。傅佩榮著，《導讀》宗教的最佳面貌》，「宗教作為客觀存在的事實，無論就時間的綿延與空間的廣袤看來，都是人類現象的首要特徵。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：人群聚居之處，必有宗教痕迹。然而，宗教豈只是外顯的迹象，它其實是人類生活的核心本質。」

(五)

傅佩榮著，《哲學入門》，正中書局，一九九四年初版第二次印行，頁15。

(六)

周景勳著，「思維上的突破——宗教交談」，見《神學年刊》(17)，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出版，一九九六年，頁115。

(七)

在此，我們可給「意識」作解釋，使能配合宗

教信仰的理念：

意識乃是人對自我內心生命狀態的瞭解，對自我經驗（或體悟）的認知，能分辨「自我、行為與對象」的價值與意義，好使自我在個別的經驗中有著不變的原則，且能維持自我與自我；自我與別人；自我與團體彼此之間有明顯的互相連接、和互動的關係。

見周景勳著，《讓自己成為自己——心靈的追索》，上智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初版三刷，頁128。

(八)

關啓文著，「宗教在現代社會必然衰退嗎？」

——世俗化理論的再思」，見《道風》——漢語神學學刊》第九期，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，一九九八年秋，頁237。

(Acquaviva 所言，引自 Robin Gill, *Competing Convictions*《爭持的信念》，London: SCM, 1989,

(九)

26.)
同註八。

宗教衰退可分爲幾方面：

- a. 宗教私人化：宗教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日益減退，漸漸成了純粹私人喜好和選擇。
- b. 思想的世俗化：著重超越領域，來生福祉，宗教教義和規條的世界觀，漸漸被重視自然領域，今生幸福，科學理論和效益主義的思想取代。這不單在社會整體上發生，也在宗教內部的思想轉變中出現。
- c. 宗教活力的減退：信徒數目減少，信徒委身宗教熱誠冷卻，參與或捐獻也下跌。

陳達明著，「發放廿一世紀宗教氣息——對宗教交談的期望」，周景勳主編，《宗教同步邁向二十一世紀》，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印

行，一九九八年，頁5-8。
同上，頁8。

(十二) 賈詩勒著（吳宗文譯），「宗教經驗的特徵」，《宗教哲學》，種籽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，頁25-26。

(十三) 李震著，「如果再活一次，我還是要做基督徒」，見《哲學與文化》月刊305第廿六卷第十期，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，頁903-906。

(十四) 同註六，頁2。
(十五) 同註十四。